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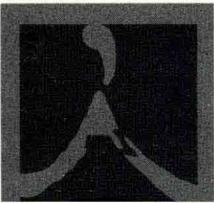
许结 著

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诗



父亲的诗与人生

许结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诗囚：父亲的诗与人生 / 许结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80729-615-7

I. ①诗… II. ①许… III. ①许永璋 (1915~2005)
—诗歌—文学研究②许永璋 (1915~2005) 一生平事迹
IV. ①I207. 22②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34034号

书名 诗囚——父亲的诗与人生

著者 许 结

责任编辑 卞 岐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 邮编:211523

开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张 7.125

字数 205 千字

版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615-7

定价 22.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25—57572508)

题 记

古代称诗家、文人，有“圣”、“仙”、“佛”、“豪”、“神”、“魔”、“鬼”、“妖”诸说，而以“囚”字言“诗”，则有元好问《放言》谓“长沙一湘累，郊岛两诗囚”，意在孟郊、贾岛以诗自囚的“苦吟”人生。此以“诗囚”概述父亲的诗与人生，自当于本义之外加以引申。框内禁“人”谓“囚”，即囚禁。父亲曾被囚禁牢狱三年，幽锁茅屋三月，皆缘于“诗”，诚一“诗囚”；而他平生好诗，且背时为旧体诗，以“诗”囚“人”，而不预流，诗心任诞，纯乎天真，以致坎坷一生，一如“诗囚”。然细观“囚”字，又是一大空间站立一“人”，有顶天立地之气概。尸子说：“上下四方曰宇，往来古今曰宙。”“囚”字外框，正合“上下四方”，而由中透视，又如“人”置时间隧道，“往来古今”，构成一诗的宇宙。父亲诗云：“我自何处来？来自茫茫情海波涛冲突之曲隈。我在何处住？住在浩浩太空雨露滋润之慈怀。”“我”之为“人”，在“太空”，在“情海”，挺立宇宙间，乃“诗囚”之正解。

目 录

引 言 / 1

一、耕读家风 / 5

 希白公 / 5

 五谷井 / 8

 诗是吾家事 / 11

二、冰炭童年 / 14

 病童诗癖 / 14

 冰炭两重天 / 16

三、青青子衿 / 18

 离家求学 / 18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 20

 诗心结伉俪 / 21

四、传道授业 / 25

 辗转从教为人师 / 25

 风雪大别山 / 27

 霍山师范学潮 / 29

五、抗战诗情 / 33

 抗建新咏 / 33

 从军乐 / 35

 立煌事变 / 39

- 伤二女 / 41
六、入幕生涯 / 43
 书生从戎未投笔 / 43
 白眼对蓝符 / 45
 没上任的“县太爷” / 46
七、京师交游 / 49
 史尚宽与桐城人脉 / 49
 遨游公卿间 / 52
 “中大”情结 / 56
八、老髓新咏 / 59
 结缘《老子》的岁月 / 59
 衰世之诗 / 61
 真朴淡定的人生 / 64
九、乱世桃源 / 67
 乱世的艰难与慰藉 / 67
 游心山水之间 / 69
一〇、重拾教鞭 / 71
 安徽中学 / 71
 如何脱胎换骨 / 73
 文章一知己 / 75
一一、七星会聚 / 79
 两种“儿子”论 / 79
 七星连缀话平生 / 81
一二、游鱼吞钩 / 86
 钓鱼与被钓 / 86
 “口祸”与“诗祸” / 87
 前劳动教养 / 90
一三、牢狱三载 / 93
 宣布劳动教养 / 93

押解大连山 / 96	
飞石断腿 / 97	
生人作死别 / 99	
一四、断弦之音 / 102	
母亲的碑文 / 102	
《三断集》 / 104	
《花神篇》 / 109	
清明诗 / 112	
一五、安贫乐道 / 114	
“贫而乐”的生活 / 114	
中华民族正气歌 / 119	
杜诗新话 / 122	
一六、孙许联吟 / 125	
熨帖入心—诗老 / 125	
神游南岳吟 / 128	
论诗诗 / 131	
一七、惊度浩劫 / 134	
诗人的“失语” / 134	
抄家与游街 / 136	
一八、遣返故里 / 138	
戴“帽子”的野隐生活 / 138	
一种人两种“人性” / 140	
《古史诗鍼》之谜 / 142	
一九、草堂诗囚 / 146	
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 / 146	
“诗囚”的苦吟 / 149	
二〇、南庠梦影 / 153	
获再生 / 153	
一张邮票一首诗 / 155	

三尺讲台无限风光 / 157
文运锦中看 / 160
二一、复活杜甫 / 166
朝圣心与坎坷人 / 166
怅望千秋一洒泪 / 169
从“虞山笺”到“朱凤”解 / 171
和杜：“我注杜”与“杜注我” / 174
二二、诗教流芳 / 178
设帐苏皖遗教泽 / 178
阶前玉树有芬芳 / 181
尾 声 / 186

附：许永璋先生诗词选 / 190

诗

因

引言

*“欲揽姮娥镜，从头照古今。”

(《对月抒怀》)

很早就想为父亲写本“传记”，记录他平凡一生中那么多的不平凡的故事。父亲在世时，我与他谈到过这一想法，他总是默默地颌首微笑，未置可否，也许他晚年信佛，勘破了这“文字障”的迷执吧。但是我不能忘怀，那与父亲相濡以沫的、刻骨铭心的岁月，还有我不曾经历的父亲茶余饭后给我们兄弟姐妹口述的历史碎片。

那一夜，静得令人心慌，只有“呼吸机”将父亲喉管中、肺腑间的“气息”变异地拉长，我侍奉在父亲的病榻前，突然感到这声音怎么可能与父



许永璋先生在书房

亲在讲堂上、在居室内那抑扬顿挫的吟诗声“对接”，然而却不可思议，也不可抗拒地将这两种声音在我记忆中“对接”，我仿佛一瞬间领受到一种奇异的心理景象，那“痛苦”中的“爽朗”、那“旷达”中的“凄寒”，这难道就是父亲“诗”意的“人生”？面对“无语”的父亲，我再次暗下决心，要为他写本“诗传”，这是父亲与我最后的“心灵契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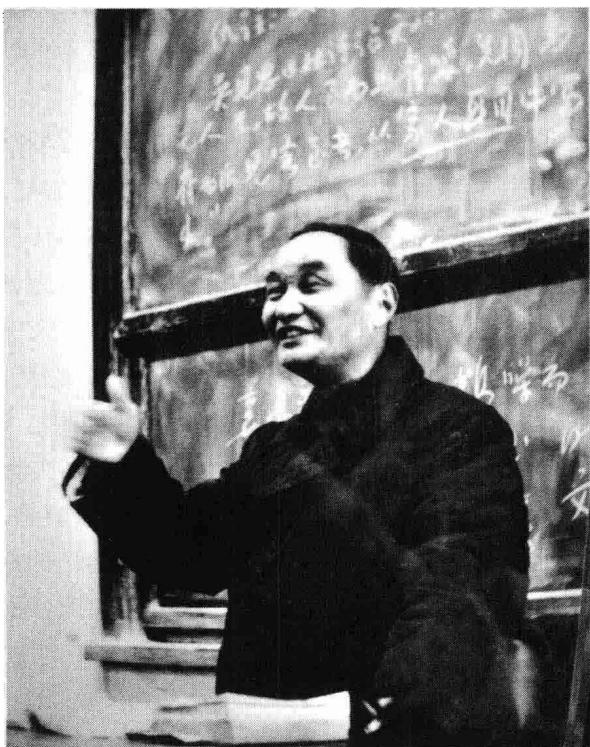
过了这一夜，父亲走了，走完了他 90 年的风雨历程，永远地离开了他所眷恋的世界，也告别了这个世界给他带来的惆怅与迷惘。父亲走的那一刻，病房的时钟指示的是 2005 年 6 月 7 日晨 6 时 54 分。第二天，一家报纸刊登了父亲逝世的一则“讣闻”：

著名学者、诗人许永璋先生，安徽桐城人，生前任南京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民盟成员、纽约四海诗社顾问、桐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曾在安徽师范学院、南京安徽中学、南京六中任教。

这则“讣闻”很简单，父亲的一生确实也不复杂，为了写他的“诗传”，我查看了他填写于 1952 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时的“履历表”，以及 1956 年撰写的思想汇报，再结合我后来亲历所见的事情，他一生大略的情况是：十一岁以前，在家乡读完私塾和小学；十一岁至十三岁在安徽贵池中学读书，十四岁至十七岁在安徽芜湖广益中学读书，十八岁至二十一岁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学习国文；二十一岁工作，开始了他一生的教学生涯。他二十一岁至四十二岁，先后在安庆高级工业学校、安徽第二临时中学、安徽桐城中学、安徽第九临时中学、安徽霍山师范学校、安徽高级商业学校、安徽师范学院、南京安徽中学、南京第六中学任教，六十岁以后又执教南京大学十年，计五十余年的教学生涯，其间 1942 年至 1943 年担任安徽史料会干事，1943 年至 1948 年兼任安徽军管区军荐一阶秘书。1958 年至 1978 年，他被“划”为“右派”，失业二十一年。

这是一张平凡而普通的“履历表”，可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在我渐长的亲历中，父亲的人生又是那样的“传奇”。他兄弟姊妹十一人，他排行十一，也仅他一人存活；在他十一岁、十二岁的两年间，祖父母与父母相继而亡，他成了一个孤儿；他二十一岁时抛弃了家乡数百亩良田，独闯“江湖”；

他年轻时因咯血而昏死于讲台，却留下了“教师教死于讲堂，是男儿得意收场”的终生铭言；他有一次遭遇土匪，躺在一条被浅草遮蔽的水沟里躲避，土匪的枪柄打在他身上，却没能看见他，因为他曾得一高人指点，危难时闭目反复默念“南无阿弥陀佛”；他又有一次骑马倒栽进水田，千钧一发之际被人瞬间救起，救他的竟是多年未见的学生；他被打成右派后送去“劳教”，开山炸石，身边很多健壮的人相继倒下，他祈求上天赐予“生存的权利”，很快就有一块飞石砸断了小腿，留下终生残疾，却延长了几十年的生命；他在“劳教”期间，母亲身心交瘁，积劳忧愤而亡，他“中年丧妻”，则以一病残之躯将七个子女哺育成人，培养成才；上世纪 70 年代，他被遣送回乡，曾被幽禁在荒山间的茅草房内三个月之久，写下了他平生惟一的“遗书”；他在“平反”的前夜被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请到学校，以一“代课教师”（后称“兼职教授”）的身份获得首届南京大学优秀教学奖“一等奖”。



许永璋先生在南大上课

奖”……这一切的一切已烟消云散，所留下的只有几点“诗”的墨痕。

父亲一生爱家庭，爱学生，他所交往最多的就是子女与学生。但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也有过风云际会的交游，包括政坛大佬和学界名流。他曾在戴季陶的府邸见过胡适，在光明甫居所交晤董必武，在史尚宽的家中认识陈立夫，被孙科召见，竟大谈“中庸之道”；他与张继、高一涵、卢前、方东美、刘迺敬、刘继萱、胡小石等均有文学交往，他的一卷诗稿曾被一群天真幼稚的八十老人在国庆十二周年的观礼台上，直献“毛公”……这一切的一切已无人知晓，而这一切的因缘竟然是“诗”。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有人用这两句杜诗概括父亲的一生，因为父亲“好”诗而“尚”饮。可是我在寻觅父亲好“诗”而尚“饮”的人生背景时，又有了几许困惑，父亲的诗情来去如潮汐，曾有一天做二十八首律诗的记录。然而久历“文字狱”，是随写随丢，且成习惯，当年他写在烟盒纸上的大量诗稿靡有子遗，就是“平反”后写在便笺与信封上的诗章，也所存无几，只有出版于1945年的《抗建新咏》、汇编于1993年的《一炉诗钞》和手抄本《三断集》，还承载着父亲的诗与人生。

这一晃又过了三年多的时间，往事如烟，却总是梦绕魂牵，因为我忘不了父亲被遣送荒村养鸡时高吟“空山挥杖影，大野祝鸡声”的豪情；忘不了父亲因天阴路滑跌倒后随口而出的“天阴直下高坡滑，一跌横量大地宽”的娱情；忘不了父亲上公交车被挤跌昏迷路旁，醒后为尝试意识清楚与否而作“一跌街边鬼，醒来隔世人”诗句的苦情；忘不了父亲遭受非人残害时呼喊出的“旷代诗人谁敢侮？荒村豺狗意踟蹰”的怒情；忘不了父亲在我们绝望时用诗的语言对月抒怀“欲揽姮娥镜，从头照古今”的深情。

当年父亲病重，我放弃了出国讲学的机会，今天再次想起与父亲的“心灵契约”时，我正在海外从教一年。异域孤单，夜深寂静，那窗外的月光仿佛澄明的心境，伴随我重读父亲的诗章，如烟般迷茫的忆念渐渐融会起来，那里有父亲的容颜、人生、诗心，还有20世纪知识分子的命运以及被践踏而又重拾的“人性”。

一、耕读家风

* “创业忆吾祖，耕读振家风。”

(《以诗代书呈六叔父》)

(一) 希白公

在我小的时候，经常听父亲谈起一个叫“希白公”的人，还说他年轻时就想将家乡的田地卖掉，办一所学校，先办“希白小学”，再升格为“希白中学”，最后办成一所“希白大学”。长大后，才知道这“希白公”名叫许商彝，字希白，是父亲的祖父，我的曾祖父。

早先知道父亲在抗战胜利时出版了诗集《抗建新咏》，可是家中藏书经“文革”抄劫一空，这诗集也就不复存在了。直到去年秋天，我在网上的“古旧书店”查找民国旧书，偶然发现父亲的《抗建新咏》赫然在目，欣喜之余，立即函购得一复印本，这使我看到了珍藏着父亲童年记忆的诗篇。该书中有关于上世纪30年代的《以诗代书呈六叔父》诗四首，其中第二首写道：

创业忆吾祖，耕读振家风。闲来耽赋咏，直似紫髯翁。
学以畏诸叔，吾叔乃文雄。渊源惠及我，许我为奇童。何以答盛望，浩气贯长虹。

诗中的“吾祖”，就是希白公。在希白公以前，父亲祖上是贫苦的农民，到他的曾祖父许南山（族人尊称“南山公”），生有四子，当地称“老四房”（又名“四诚堂”），希白公排行第二，后人称“二爹爹”。南山公日耕夜作，拼命

积累，终于凑得少许银两，培养儿子读书，希白公成为四弟兄中的佼佼者，从一贫苦农民变为当地有名的教书先生。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桐城文学家、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的吴汝纶接替张裕钊担任了在河北保定的“莲池书院”山长，他聘请希白公前往书院任教，而希白公就将多年教书的薪金积累起来，回乡购田产，置家业，开始“发家致富”，一跃而为当地的“首富”。然而令希白公始料不及的是，他的节衣俭食，勤奋治产，在半个世纪后使“老四房”的子弟都戴上了“地主”帽子而集体沉沦。

父亲仿佛有说不完的“希白公”故事。在我印象中，他说得最多的有几件事：

一是父亲小时候与希白公走路，凡遇到路面上有石块瓦砾，希白公都要弯腰捡起，扔到路边，防止别人踢着；凡遇路基不平妨碍行走处，希白公都要停下将之垫平。这也成了父亲一生的习惯。记得父亲住在南京大学校园里的集体宿舍时，他天天都拄着拐杖，拎着小水壶浇灌路边的小树，直到今天，我每每路过那里，看到那些父亲曾日积月累地浇灌的那些小树，早已亭亭如盖，荫庇路人，都会不自觉地驻足沉思一会。

二是父亲小时候第一个启蒙教师就是希白公，希白公教他读《尚书》《诗经》《左传》，读《四书集注》，读“前四史”，读“唐宋八大家文钞”，读《唐诗三百首》，读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希白公说：雅士读《古文辞类纂》，俗人读《古文观止》。后来父亲也对我们这样说，这也许是桐城文脉的传统吧。

三是希白公年轻时家里很穷，他只有一件长衫和一条长裤，出外教学，常寄宿古寺破庙，每晚都要将衣服洗后晾干，第二天好穿了去上课。父亲后来衣装虽很整洁，但他已养成节俭习惯，从不闲置一件衣服，从不浪费一粒稻米。

四是希白公“发家”后，为了感激母亲舒氏（人称“舒太君”）的养育之恩，专设义庄“春晖仓”，以济贫助学之用。这种源自北宋范仲淹设“范氏义庄”的传统，给父亲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温馨的回忆。父亲每每谈起小时候“春荒”时开仓济贫的情形，总说“为富要仁”、“祖上积德”，这与他在思想改造时用阶级分析法写的“自传”中“把谷物散发给穷人，借以沽名钓誉”的说法，是多么格格不入呀！

五是希白公自己想购买一件皮袄，先要为父亲购置一件，然后是长兄，才到自己，当然接着是三弟、四弟，正是这种“共同富裕”的睦族原则，才使多少年后村里人还说大家“吃二爹爹的饭”。我记得小时候很少有肉吃，每逢过年过节，父亲烧点肉给我们“打牙祭”，也是长幼有序，一人分一小碟，不偏不倚，当时我也不甚理解他那样地讲究，那么地“平均”，后来才慢慢体会到父亲“和家”原则与“僧多粥少”的良苦用心。

六是希白公的长兄许维臣事农怠惰，不治产业，而且染上了“大烟”（鸦片）瘾，作为弟弟的希白公是屡劝不止，又碍于“友于兄弟”的孝“悌”精神，似乎无可奈何。父亲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希白公忽然召集族人，开设祠堂，双手捧着他父亲“南山公”的牌位，勒令其兄跪下，焚烧了他的烟土，砸毁了他的烟器。这件事让父亲看到了在亲长之上还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所以当父亲成为孤儿后，同宗有的叔父想方设法侵吞他的财产，包括“暗算”，企图扼杀这支“病苗”，刚满十二岁的父亲于是面对这些长辈，捧起了“律法全书”，边读边示意对方，竟然吓退了那些不轨的“野心”。

也许正是这么多的美好记忆，父亲经过思想改造，终于没能在心里与希白公划清界线，他晚年自编《一炉诗钞》时，还真实地记载了他在 1944 年发现希白公四首诗遗墨时欣喜若狂的情景。父亲在《追和先王父希白公遗诗序》中说：“先王父平生著述甚富，歌咏尤豪。惟迭遭丧乱，遗帙荡然，滋可痛已。偶检残编，得公手书团扇和高参军登汴梁鼓楼感怀八律之四。诗曰：(略)捧读之余，如获至宝，是知文章之不泯，殆有数存焉。”这里举希白公原诗与父亲的追和之作各一首，以见父亲对希白公的敬仰与“孝思”：

飒飒西风听鼓挝，楼头反挂赤城霞。多情雁过云排岫，无事官清吏放衙。晓露葩含九月菊，斜阳秋获万人家。一声长笛思黄鹤，犹记江城五月花。（希白公原诗）

连年惯听鼓鼙挝，丰狱沉埋气作霞。衮衮天机翻海水，悠悠人事付蜂衙。琴书朝夕荒三径，鸥鹭浮沉共一家。故籍闲搜欣祖泽，纵横老笔映奇花。（父亲和作）

“故籍闲搜欣祖泽”一句，与前引父亲的“创业忆吾祖，耕读振家风”诗句合

这首诗是杜甫青年时期的作品，久已脍炙人口。他诗下考功第三，故为希冀同，在唐玄宗开元廿四年（即公元七三六年）诗作于些时，是大家所公认的。但因诗题“望岳”而历代名家竟疏忽得意，把泰山石壁的写实诗误认为“岳麓”途中的神游诗，使雄奇瑰丽的实景，散入虚幻缥缈之中。经唐王而爽附会地说：“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但细玩诗意，便觉乖谬。身在岳麓而以七八之船当萧何之山胸，已冥搜而得之矣，非必再登危倾也。但细玩诗意，便知何能得之矣。身在岳麓而能写出朝晓眺览的实况，那更是不可想像的。其实，杜甫自己在天子陵园山脚诗裡已经说得十分清楚，首句道：“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次句道：“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末句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这四句诗，为什么通脱，全在于“割”字。康尔典《泰山图》一百六十里，高四十倍里，群峰得名者甚多，而丈人峰在山顶，特出群峰之上，可見曰“群峰”而非“绝顶”。运时诗人雖坐空吟日观，但若兴方酣，尚欲攀

许永璋先生手稿

诗

因

观，既是他对先祖的追思，也是对中华民族“耕读传家”美德的颂扬。多少年后，父亲写了一篇《杜甫“吾祖诗冠古”的时代意义》，论文从唐诗的律化探讨杜审言、杜甫祖孙对“五律”、“七律”、“排律”创作的贡献，在其于“隐微处发轫”的理论批评中，我曾隐隐地感到父亲“创业忆吾祖”的那份诗心的感动。

（二）五谷井

父亲出生在安徽中南部的一个小山村，传说原先有一吴姓官员隐居此地，故名“吴公井”，后来许氏族居于此，希白公取“五谷丰登”义更名“五谷井”。上世纪 70 年代初，我随父亲被“遣送”到那个小山村，在那里，我既感受到失去城市灯光后的如磐黑夜给人带来的心理压力，但又能在黎明时分真实地看到了一幅山青水秀的图画。如果用孟浩然诗句“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过故人庄》）形容这山村景象，最恰当不过了。这个小山村面对笔架山，斜倚大青山，村前一条溪水蜿蜒流淌，指向遥远的青

峦叠翠的大龙山。村庄后面的大青山最有特点，它又名“何家青山”，因为山脚下出了个明朝末年的宰相何如宠。父亲曾告诉我们：青山有座“石屋寺”，是一块天然“石床”如从天而降，下端一巨石相撑，传说有人用细线从巨石与石床之间荡过，竟无阻隔。这何如宠少年时曾在石屋下读书，后来做了宰相，重游故里，题了首诗：“坚云堕地阁山椒，仙隐禅栖万古遥。聊向悬崖摩数字，与他后代认前朝。”后来我下放此地，曾多次往青山游玩，那石屋寺古木参天，翠竹掩映，风光幽秀，雅境宜人，而何如宠摩崖诗碑，赫然在上，一如父亲所言。

有关小到“五谷井”，大到“桐城派”的故事，父亲是说之不尽，如数家珍，而其中很多传闻，皆难以稽考于现有史料。例如何如宠的事迹，父亲说桐城有一名士姚康（字休那）在何如宠被征召入朝时，他画了一幅“卧猿图”送给何相国，并题诗云：“饱食衣裳足矣哉，这场大梦几时回。而今要醒而今醒，莫待藤枯树倒来。”诗中预测明朝将亡，警示何如宠全身而退。这个故事我后来就在姚鼐写的《姚休那先生墓表》找到了依据。而很多故事就找不到文字依据了，其中有一则就是父亲给我们讲了一个“丑小鸭”的故事。这何相国是我们许家八世祖的女婿，有关相国许夫人，史料可考，但父亲说的就神奇了。这八世祖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忠厚老实，相貌丑陋；而小女儿为人刁钻，相貌极美。有一天八世祖外出，见一穷小子骑在牛背上看书，上前查看竟是《四书》，很惊讶，一打听，知道是青山脚下某庄的“小何伢”，而且有瘌痢头。八世祖看他如此好学，有感于“牛背上晒死翰林”的老话，于是把他接回家培养，长大后又把相貌较丑的大女儿许配给他。谁知这“小何伢”聪慧绝顶，科场得意，不久乡试中举，成了名人，八世祖的小女儿看到这样的情景，暗中搅和，处处陷害姐姐，要嫁给这新科举人。八世祖也觉得把老实愚拙的丑女儿嫁给何如宠，也亏待了他，于是就同意改嫁小女。谁知娶亲之日，这美丽的小女儿一上花轿就头痛欲裂，无奈之下再换上丑陋的大女儿，那可是堂皇稳坐。婚后，何如宠中进士，入翰苑，终成宰相，也正是这位后来成为相国夫人的丑女，以智慧与贤能使何如宠在明末风雨飘摇之中，得以富贵致仕，善始善终。父亲有声有色地讲这个故事，突出的就是做人“德”为上，后来他的长孙女找对象，他在诗中说的标准就是“甄选伊人品德耽，才华略次貌为三”（《答长孙女